

WEIMAN BADA 窦应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QI MAN BADA 伪满八大奇案

本书所收八部中篇通俗文学作品，都是以伪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的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早有许多作品予以揭露。而这八部作品，选材角度极具奇案的色彩，其中的要案，疑案、

命案、秘案、盗案等等，无不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从这些通俗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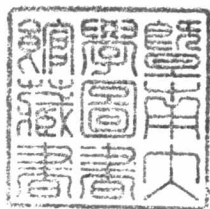


I247.56
201264.2
1

伪满八大奇案

(上)

窦应泰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伪满八大奇案 / 窦应泰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(2010.3重印)

ISBN 978-7-5387-0562-1

I. 伪… II. 窦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1968号

伪满八大奇案

作 者	窦应泰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戚积广
出版发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邮编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39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毫米 1/32
字 数	220千字
印 张	18印张
版 次	2010年3月第2版
印 次	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87-0562-1
定 价	89.50元 (全三册)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本书所收八部中篇通俗文学作品,都是以伪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的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犯下了滔天罪行,早有许多作品予以揭露。而这八部作品,选材角度极具奇案的色彩,其中的要案、疑案、命案、秘案、盗案等等,无不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从这些通俗的故事中,将会使你进一步认识到侵略者以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。

目 录

一、密令追捕第一要案	1
二、净月荒岛喋血奇案	55
三、伪满名妓恋敌疑案	123
四、炸弹祝寿揭丑秘案	165
五、伪总理大臣猝死疑案	208
六、智劫黄金震天大案	249
七、成吉思汗遗骨失盗案	290
八、“满洲二号”列车刺杀案	334

一、密令追捕第一要案

刺客爬上了太阳岛

一九三六年七月。夜之哈尔滨。

这座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北方名城，虽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中。但是，入夜以后，松花江畔的太阳岛，依然是个恬静安谧，景色宜人的幽雅境地。太阳岛黑黝黝的兀立在江心。在朦胧的夜幕下远远望去，它显得神秘而阴森莫测。这座孤岛的四周，潺潺的松花江水发出哗哗啦啦的轻响。远方江堤上的路灯，把昏黯的灯火投映进江水里，呜咽奔流的江水在漆黑的夜幕下闪动着幽黯的波光。谁能想到，就在这异常幽静的江心岛上，竟然会有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刺客，秘密潜入，随之便要行凶暗杀，制造出一场令人震惊的血案?!

在太阳岛的绿树丛中，有一座米黄色的俄国式小洋楼。



2 伪满八大奇案

兀立在夜幕下的小楼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座玲珑的宝塔，楼窗口灯光闪烁。江水里俄式小楼的倒影，摇摇晃晃。灯火在幽黯的江波里忽明忽灭，给人以神奇莫测之感。蓦然，江浪喧嚣的岛边，传来了一阵哗哗的水响。接着，只见一个黑色人影从江水里钻了出来。他左顾右盼，当发现他要寻觅的目标——那幢俄国式小楼就在眼前，而附近又阒无人迹时，他动作轻捷地爬上了岸来。那人麻利地脱掉了衣裤，闪躲进一棵小柳树背后，将他湿淋淋的衣裤拧干，然后重新穿好。须臾，这幽灵般的黑影步履匆忙地挨近了那幢俄式小楼外的镂花砖墙。他侧耳倾听，院宅里一片岑寂。那条鬼影十分神速地一闪身，纵身一跃，俨如猿猴一般地爬上了两丈高的镂花院墙。又如同一片轻飘的落叶一般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飘落在这座神秘别墅的院井里。

一切都归于沉静。夜色越来越浓。那翻墙而过的人影疾步奔去，隐进了一丛丛黑森森的雪杉树后，倏然不见了。

小楼内幽雅宁谧。在二楼一间浴室内，水汽氤氲。一位刚刚从卧式浴缸里爬出来的妙龄女子，揩拭干了身上的水渍，然后用一条毛绒绒的淡蓝色浴巾，裹住了她苗条、白皙丰腴的玉体。她就是这幢小楼的女主人，名叫华彩凤。她娇慵无力地坐在一张软榻上，拭去了椭圆型梳妆镜上的水雾，又伸出纤纤细手，捋了捋乌云瀑布般的长发。顿时，梳妆镜里露出了一张满月般的鹅蛋形脸腮。这女子二十六岁，生得十分俏丽妩媚，弯弯的柳眉下，有两只含情脉



脉的丹凤眼。秀气玲珑的鼻翼下，樱桃小口，嫣然一笑，百媚顿生。她口唇下方生有一个小小的黑痣，它不仅没能破坏这少女颜容的俊逸，反倒平添了几分端庄娇矜。

有人叩动浴间的门。

“是徐嫂吗？”华彩凤声音十分动听，甜润而温柔：“请进来——”乳白色的房门推开了。闪进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，她就是华彩凤的贴身女佣徐方芝。“四太太！”华彩凤从梳妆镜内看到徐方芝的神情十分惊恐，慌忙偏过脸来，惊愕地打量着这位与她有过患难之谊的女佣人，问道：“徐嫂！出了嘛事？”徐方芝不知为什么，脸面变得煞白，胸口一起一伏，显得格外紧张。她紧紧抓住女主人的手，悄声说：“我总感到象要发生什么大事？心里怦怦的老是跳！”华彩凤“噗哧”笑了，露出了晶莹碎玉般的牙，道：“大惊小怪！咱们心里没病，不怕夜半鬼敲门！怕他啥？这里又是日本宪兵守护的禁区，莫非怕有歹人？！您呀，真有点神经过敏！”徐嫂道：“不！古人说：大意失荆州！这些天我就发现，大墙外边好象老有眼睛盯着咱们。昨天下午，我又看见那个人了，戴着巴拿马草帽，身穿纺绸短褂，鬼头鬼脑的。那天这家伙就闯进了大门，向我要水喝。您说，这太阳岛上到处都有汽水冰淇淋，他一个男人怎好贸然闯入呢？没想到这家伙今天又在外边兜圈子，彩凤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呀！”

华彩凤已将发髻梳理完毕，再卡上耳环，在镜子里仔



细端详，越加感到自己俊俏了几分。她忽听徐嫂说到那天闯进来要水喝的人，今天又露了面，秀眉不禁微微一蹙，深感事态严重，晶莹的眸子里闪动着惊诧的光，问道：“徐嫂，这可是真的？”徐方芝颌首说：“我还能骗你？四太太，会不会是新京那边……”华彩凤闻言微微一怔，蹙眉凝思了一会，果断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会！徐嫂！您想到哪儿去了？如今那边哪能顾得上我呀？再说我们这儿里里外外三个人，谁能走漏风声？！您真是吓怕了，徐嫂，快到隔壁去打扫一下，一会儿我还要和云梦好好玩一玩呢！”徐方芝见女主人如此自信，也不再多嘴，便一个人到隔壁去了。

半点钟后，当华彩凤出现在吊灯闪亮，地板生辉的隔壁房间里时，她已经梳洗齐整，更衣完毕。华彩凤穿着一件蓝底碎花的紧身旗袍，足蹬一双雪白的高跟凉皮鞋，云鬓高绾，珮环闪亮，显示出一位少妇所特有的雍荣华贵的风韵。她环顾房间，大漆楠木家具已被徐嫂搬移至墙之一隅。裸露出橙黄色的打蜡地板。给人一种宽松敞亮之感。华彩凤乐滋滋地打开壁橱上的电唱机，将一张唱片装好。须臾，房间里便回荡起一阵悠扬悦耳的外国舞曲。她在奔放快活的乐曲声中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。忽然，她揪动了壁上的一个电钮。

楼梯上传来笃笃的脚步声。

“请进——”随着华彩凤甜甜的叫声，门开启了，健步昂首地走进一位英姿潇洒的青年人来。他身材颇长，瘦削



精悍。浅黄色的笔挺西装更加衬托出他的挺拔的身姿，他蓬松的鬓发，瓜籽脸，眉目清秀，神采奕奕。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男人的魅力。他就是女主人华彩凤的贴身保镖黄云梦！

“四太太，跳舞吗？”黄云梦见女主人浓妆艳抹，风姿翩翩，刚瞟了她一眼，心里已明白了几分，温和一笑，走上前来。

“来，还是慢三步的沃尔斯！跳起来轻松！”华彩凤向她的保镖星眸一闪，莞尔一笑。一只手早已将黄云梦挽起，两人便在那动人心弦的旋律中，轻盈起舞。“四太太！”黄云梦忧郁沉重的神情恰与无忧无虑的华彩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他此刻哪有心跳舞，只不过应付而已。见华彩凤沉醉在悠扬的舞乐曲中，急忙提醒她道：“我听徐嫂说，院宅门外又出现了行踪可疑的人！我担心……会不会？……”华彩凤长长的睫毛一翻，问：“会什么？”黄云梦说道：“四太太，休怪云梦打扰了您的兴致。我作为保镖，无时无刻不为您的安全担心！不瞒您说，这几天我提心吊胆的，担心新京方面是否已听见了风声！我连睡觉也不实呀！……”华彩凤的舞兴被黄云梦几句话冲淡了，她秀眉一蹙，就想发怒。但当她的眼光接触到黄云梦那流露出真诚神情的眼睛时，心却软了。她伸出涂满蔻丹的纤指，戳了一下他的前额，嗔怪道：“你呀！亏你还是个男子汉，告诉你，我心里有底。只要有我在，什么也不用怕。来，今晚跳个尽兴！”



6 || 伪满八大奇案

……”黄云梦欲劝又止，索性丢弃烦恼，搂紧女人的腰肢，在油光光的打蜡地板上盘旋起来子夜。万籁俱寂。

.....

风。空旷而漆黑的院宅里，雪杉树发出森人的飒飒声。这幢俄国式的小楼的各个窗口，均已熄灯。黑黝黝的小楼融进了墨一般的夜色里。

一个幽灵般的人影从树丛中蹿出来，他蹑足来到楼下正门。轻轻一推，楼门纹丝不动。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螺丝刀，十分娴熟地动作起来。片刻，只听“吱”一声轻响，两扇楼门已在他面前开启，眼前出现了幽黯深邃的楼道。黑影步履轻盈，蹑足潜入。踏上了铺有红毯的楼梯，飞奔向二楼。他在幽黯中摸索到一个房门前，显得轻车熟路。只轻轻一撬，就将房门开启了。在刹那之际，他从腰间摸出一支闪亮的手枪，正欲对准房内的某一角落扣动枪机，蓦地，只觉身后一阵风声，接着“叭”地响了一枪——

“四太太，有贼！”随着一阵惊叫，雪亮的枝型吊灯立刻开亮了。徐方芝急匆匆地穿过一条小廊道，撞开了女主人华彩凤独居的房间。她惊愕地睁大眼睛，看时，原来女主人竟然在凛冽的枪声响过后，还安然无恙地坐在日本式榻榻米上。她正慌乱地寻找睡袍，掩盖住雪白的酥胸。揉着惺忪的睡眼喝问：“谁打枪？谁？！……”

“有刺客！”徐方芝余悸未消，恐怖地指指已经洞开的房门。“妈呀！”她忽然惊叫一声，原来她看见一股殷红的



鲜血，正从门缝汨汨地流淌进来……

“慌什么？”华彩凤神情凛然地站在床下，慌忙披上睡袍，严厉的目光制止住了徐嫂的惊呼，急忙从枕下拿出一支白朗宁手枪，几大步就冲到了门外。

有人开亮了走廊里的灯。惨白的灯光下，华彩凤震惊地看见，一具男尸就横卧在她房前的门槛外。男尸头面朝下，后背中弹。身下是一滩鲜血。他手里紧攥着一支马牌檐子枪。

“好险！”华彩凤正疑惑不解，忽见走廊一端大步地走来一个手拎着匣枪的男人，正是她的贴身保镖黄云梦！他嘴角上浮现出一抹鄙夷的冷笑，愤然地盯住廊道里的男尸，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女主人面前，说：“如果今夜我不守候在你的门外，恐怕……”

“真没想到！”华彩凤长吁了一口气。直到这时，她才又恢复了一个女性的本来面目。在一场猝不及防的震惊过后，她顿觉浑身无力，踉跄一跌，险些扑倒。幸被徐嫂从身后扶住。只见华彩凤向地上的尸体狠唾一回，切齿骂道：“新京真下手了？卑鄙！……”

“四太太！”黄云梦指着地上的尸体，欲问又止：“您说他是张……”

“对！”华彩凤神情冷峻，半晌才吐出一句话来：“他一定是新京总理大臣派来的刺客！”

“啊—？！”徐方芝和黄云梦闻言大骇：“咱们……怎么



办？”“走！远远地走开！”华彩凤将白朗宁手枪掖进腰间，从齿缝里迸出她经过深思熟虑的断然决定：“事已败露，凶多吉少。不仅这太阳岛危险，就是哈尔滨也住不得了！”黄云梦和徐方芝都紧张地围上来询问：“四太太，咱们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整个满洲国都在他总理大臣的控制之下呀！……”

总理大臣与“第一要案”

夜。伪满洲国首都新京（长春）彤云密布。一道刺目的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，接着便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闷雷响过。瓢泼般的大雨，滂沱而下。忽然，从一条寂静无人的街道上，远远地驶来了一辆雪佛莱轿车。那辆轿车闭着灯，挂着窗帘。开足了马力冲过乱箭般的密集雨帘，风驰电掣般的朝长街的尽头驰去。

车里漆黑。除了司机外，前后座上各一人，彼此缄默不语。平添了紧张的气氛。偶尔从车前的挡风玻璃外，划过闪电的亮光，照亮了后座上那个人的脸。他戴着一顶灰色礼帽，身穿灰布长衫。打扮得极象个商人。他身材魁梧，脸膛黧黑，长鼻阔口，是个典型的关东大汉。此时他心情沉重地皱紧了双眉，忽然掏出一只镀金烟盒，取出打火机，“咔”地点燃。



“肖作霖!”一个严厉的声音喝止了他。前座上那个穿着笔挺警服,正襟危坐的矮胖子回过头来,冷峻的双眼盯住点燃了香烟的肖作霖,命令说:“不许吸烟!”肖作霖吃了一惊,不敢多言,急忙将香烟搓灭。从前面矮胖子非同寻常的紧张神情,他越加感到心头沉甸甸的。这肖作霖本是新京特别警察总队的便衣侦缉官。平日一般案件,他从不插手。可是今日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案件,将他请到台前来?肖作霖呆呆地望着前座上的顶头上司,新京警察的铁腕人物,满洲国首都警察总监于镜涛。论地位,肖作霖自知平日绝无与大权在握的于镜涛直接联系,他自知于镜涛是满洲国炙手可热的人物。此人早年任过中东铁路警务处长,日本发动“沈阳事变”以后,于镜涛投靠日寇,得以青云直上。由一个处长,直擢升至哈尔滨警察厅长。溥仪登基后,于镜涛奉命担任新京警察的最高首脑。如今,究竟新京城里发生了什么特大案件,才致使于镜涛亲自出面,将他调来破案呢?车外疾雨如注,肖作霖在车里大气不敢出,在他的眼前又闪现出半小时前自己战兢兢走进于镜涛办公室的情景:

“肖作霖!经我在全满洲所有的军警宪特中间挑选!”警装笔挺,长靴佩剑的警察总监于镜涛,声威逼人地注视着站在面前的侦缉官肖作霖,说道:“最后由总理大臣亲自点头,才决定将这桩重大的案件交由你办!这是因为总理大臣知你骁勇过人,机敏果断。他知道你早在鲍贵卿当吉



林督军的时候，你就是东北有名望的大侦缉了！”肖作霖闻言吃惊了，他万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受到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青睐。刚才他忽然听到于镜涛亲自召见，已属意外之事。现在他又听到自己将要接受的案子与总理大臣张景惠联系在一起，就越发感到震惊。上面交给他的究竟是一桩什么任务呢？！

“这个案子，就暂定为‘满洲第一要案’！”于镜涛坐在沙发上，微胖的身子有些笨重臃肿。他的脸色有些焦灼不安，从桌下的抽斗里拿出一册厚厚的卷宗，放在写字台上。他忽然从卷宗里拿出三张大照片来，于镜涛神情紧张地左右寻觅一眼，当他确信内外无人时，才将三张照片推到肖作霖面前。指着其中一张说道：“你的任务，就是必须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女人！”

“女人？”肖作霖探头一看，照片上果然是一位漂亮标致女子的倩影。这女人生得俏丽妩媚，穿冬装。她身披狐皮鹤氅，是半倚着一株花蕾竞放的雪中蜡梅拍摄的。肖作霖感到照片上的女子简直与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美丽。无论从姿容到风度，都可断定决非寻常之人。她究竟是什么人？这标致风流的少女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？为什么她能惊动新京警察总监于镜涛，甚至是满洲的总理大臣张景惠？让我到哪里去寻找这照片上的女人呢？肖作霖刚欲开口询问，于镜涛指着照片告诉他说：“这女人姓华，华彩凤！具体的身分，所犯下的罪行，你不要打听！我只命令你，必须尽



快找到她!”

“请问总监!”肖作霖终于问道:“这女人……究竟犯了什么罪?到什么地方去找她?!”

“我刚才说过,关于她的一切都不许多问!”于镜涛脸孔一板,厉声说道:“记住:你的任务是找到她!至于她现在在何处!这对于我和总理大臣来说,也还是个谜!不过,我们已有了确切的情报,华彩凤已经秘密地从哈尔滨潜逃到沈阳!”肖作霖没想到案情如此棘手,他深知在偌大的沈阳去寻找照片上的女人,无疑是大海捞针!但他在于镜涛鹰隼似的眼睛逼视下,坚定地说道:“请总监放心,我一定找到那个女人!”

“你虽是侦缉老手,我提醒你决不可大意!”于镜涛的脸上绽出一抹冷笑,他又把另一张照片推过来。肖作霖见照片上是一位风流倜傥,西装革履的潇洒男子。于镜涛说:“他名叫黄云梦。是华彩凤的贴身保镖。此人是保定警官学堂毕业,后任奉天讲武堂教官。他枪法娴熟,机敏过人。一个多月前,我们曾派一个侦缉,前往哈尔滨,准备秘密接近华彩凤。可是我们把这个女人看得太简单了,还没有等我们的人接近目标,就被她的保镖黄云梦打死了!为这件事,总理大臣怪罪了下来。肖作霖,你休要小看这个女人,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,我这个警察总监就没脸去见总理大臣了!”

“请总监放心!”肖作霖挺起胸膛。于镜涛越是把华彩



凤和黄云梦吹得神乎其神，越加激起他的无名邪火。这肖作霖天生一种不负天下人的固执性情，在这一刹间，他已忘掉了惊恐，变得异常自信，说：“作霖决不辜负重望。坚决要在奉天找到这两个人！”

“还有，”于镜涛又拣起第三张照片。那是女佣徐方芝的正面照。他告诉肖作霖道：“在华彩凤身边，还有一个不可小视的女佣人，她叫徐方芝！自从康德元年她就跟随在女主人的身边，起到庇护的作用。这三个人你必须找到，缺一不可！肖作霖，这就是‘满洲第一要案’的全部内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杜绝与一切人的往来接触，此案要绝对保密！”

肖作霖连声应诺。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，于镜涛刚接过电话，脸包陡然变了，说道：“总理大臣马上接见！……”

电闪。雷鸣。暴雨有如条条利箭，抽打着漆黑的长街。一阵长雷滚过，肖作霖从凝思中醒来。他探头一看，见雪佛莱轿车疾速地驰过十字街，冲向了一条宽坦的大道。在雨幕里隐隐出现了几幢灯火明灭的楼宇。肖作霖知道这里是皇家禁区，被人称为“八大部”的地方。汽车在门前放缓了车速，见岗亭里几个荷枪的日本兵一闪而过，汽车又拐过一条花木扶疏的小路，便在一幢阴森森的大楼下煞住了。水门汀台阶前早有两个侍卫侍候。于镜涛和肖作霖刚走下车来，便被侍卫迎进楼内。灯光幽黯的楼道内闪动着